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参考

党委教师工作部编

第 24 期

2026 年 09 月 18 日



弘扬教育家精神专题

【学原文】

- 1.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学回信】

- 2.习近平致吉林大学建校 80 周年的贺信 5

【学榜样】

- 3.2026 年“最美教师”名单公布 6
- 4.一腔赤诚育桃李——走近 2026 年“最美教师”群体 7
- 5.人民教育家 于漪 13
- 6.人民教育家 卫兴华 29
- 7.人民教育家 高铭暄 32
- 8.张晋藩：为祖国而努力，以育才为乐事 40
- 9.黄大年：做“大科学” 当“大先生” 43

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6年4月30日）

习近平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26-09-15

今天，我们召开座谈会，共同探讨如何加强基础研究，目的是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十五五”开局之年开这个会，具有标志性意义。刚才，几位同志作了发言，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建议，有关方面要认真研究吸收。

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人类发展历史表明，基础研究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推动科学技术巨大进步，带动社会生产力显著跃升。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历史机遇，也是新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同时要看到，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求我们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当前，各级各有关方面对基础研究总体上认识不断提高，但一些地方和单位仍然存在重视不够的问题。基础研究是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业，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可消极无为，要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境界和担当，有“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这不只是科研工作思路问题，更是大局观、政绩观问题。要认真查摆和整改科研工

作方面的政绩观偏差，推动各级各有关方面结合实际真正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倾力抓、持续抓，不断抓出新成效。

第二，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需要我们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加快形成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

要把准目标方向。有的放矢才能提高基础研究质量。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根据不同领域情况分类施策，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

要强化力量协同。基础研究系统性强，必须广泛调动各方力量。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整合资源推进原创性颠覆性创新。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探索创新科研管理方式，壮大基础研究力量。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或参与基础研究项目，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要健全学科布局。学科体系是基础研究的重要基础。面对学科边界不断拓展的新形势，要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学等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关注扶持冷门学科、薄弱学科，培育新兴学科，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

第三，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努力使基础研究人才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

要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自主培养始终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统筹实施拔尖计划、强基计划、英才计划，注重基础教育阶段早期培养，完善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造就更多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高水平人才。

要大力扶持青年人才。青年人才是基础研究的生力军，很多重大成果都是年轻人做出来的。要全链条接续培养青年人才队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加强教育引导和关心关爱，为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成才铺路搭桥，支持他们挑大梁、当主角。

要积极营造良好氛围。基础研究是一项探索未知的事业，需要热爱和坚守。要不断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保障薪酬待遇，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安身安心安业。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讲好科学家故事，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第四，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基础研究很大程度是面向未来的，必须久久为功。要勇于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

要加大经费投入。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在全社会研发投入中的占比超过 7%，但与世界科技强国 15%至 20%的比重相比仍有不小差距。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进一步拓宽筹资渠道，稳步增加财政投入，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提高科学基金资助效能，对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机构 and 平台基地提供稳定支持，对优秀研究团队和人才实行竞争择优基础上的接续支持，对重大原创项目采取滚动式支持。

要优化研究条件。立足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强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建设，提高数据开放共享水平和利用效率。加紧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鼓励国内外成果在我国期刊和平台首发。重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开发科学基础大模型和学科领域专业模型，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促进各领域科学加速突破。

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完善代表成果评价、长周期评价、国际同行评价、团队评价等机制，更加注重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和学术价值。完善基础研究激励机制，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建立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互促机制。改革科研管理方式，为基础研究人员松绑减负。

要净化科研生态。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鼓励基础研究人员潜心钻研，敢于提出新问题、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推动科技界正学风转作风，破除“圈子文化”和“学阀”做派，切实扭转唯论文、唯顶刊、唯帽子、唯奖项倾向，坚决惩治科研腐败。

第五，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探索世界科学前沿，国际合作必不可少。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深化政府和民间基础研究国际交

流合作，发挥共建“一带一路”等平台作用，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扩大基础研究人员交流规模。牵头发起和加入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支持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支持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中央科技委要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抓好重大任务和重要事项督办。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习近平致吉林大学建校 80 周年的贺信

来源：新华社

2026-09-16

值此吉林大学建校 80 周年之际，我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26 年 9 月 16 日

2026 年“最美教师”名单公布

来源：新华社

2026-09-10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 9 月 10 日联合发布 2026 年“最美教师”。

万勇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振、文韬、冯英巧、刘桂华、刘雪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羲、侯光良、郭绍青、崔玉秋、章振乐、彭艳峰、斯郎平措等 25 名同志光荣入选。

入选教师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一腔赤诚育桃李——走近 2026 年“最美教师”群体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26-09-11

每年教师节，我们都会被一群人打动，在他们身上读懂“老师”二字的分量。他们有一个闪亮的名字——“最美教师”。

在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公布 2026 年“最美教师”名单。他们是全国 1870 多万名人民教师的优秀代表。走近他们，我们看到了那一腔赤诚，见证了教育家精神最朴素、最动人的模样。

（一）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他们把爱融进了每个孩子的成长。

这爱，是等一个孩子开口。

在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启智学校，77 个特殊孩子是校长刘雪雅心尖上的牵挂，她以母亲般的温柔，接住孩子所有的躁动、无助与笨拙，用爱为他们筑起温暖的港湾。

小声（化名）入学时 14 岁，始终无法开口说话，从未叫过一声“妈妈”。刘雪雅为小声量身定制康复方案，每天带着孩子做舌肌训练、按摩口周肌肉，一个音一个音地教、一个字一个字地练。在日复一日的专业训练下，小声终于清晰地喊出了一声“妈妈”。孩子的母亲泪流满面，刘雪雅喜极而泣。

让孩子开口只是第一步，帮助他们自食其力才是对特殊孩子成长最好的守护。刘雪雅积极探索特殊儿童职业教育新路径，创办“蜗牛手工制品坊”，为残障孩子蹚出了一条自食其力、充满尊严的成长之路。

在千里之外的四川威远特殊教育学校，有一位“沈妈妈”。沈泽花探索出了“说话训练+声乐练习+童话表演”的全新教学模式，帮助残障孩子开口说话，为一个家庭带去希望。她开设美工、书法、缝纫、推拿等兴趣课、职业课，帮助 29 个残障孩子考上大学，助力 300 多名毕业生就业。

一南一北，两位“妈妈”，用爱浇灌，让每一朵迟开的花，都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绽放。

这爱，是给孩子一个舞台。

在安徽芜湖，新港镇中心小学教师汪洋扎根乡村教育 30 年，辗转 7 所乡村学校，守护乡村孩子的求学梦、成长路。

在肇埠教学点，他带领两名教师、30 多名学生张罗起首个“六一”文艺汇演，这场专属于孩子的盛会成为全村的盛事。在马仁小学，他组建了平铺镇首个鼓号队，从最初的鼓点凌乱，到后来脚步铿锵、号声嘹亮，平铺鼓号队成为省市知名品牌，近千名乡村孩子在土操场上磨炼意志、学会合作、增长才艺，变得阳光自信。

这爱，是为孩子守住一所学校。

青藏高原东部群山连绵、雪域辽阔，当地多数乡村学校散布在深山之中。西藏昌都市边坝县马武乡小学校长斯郎平措已在这雪域高原坚守了 20 年。

在分许村教学点，他主动请缨驻守 3 年，带领教师们开垦菜地，把教师宿舍当作临时食堂，轮流为孩子们做饭，建成了边坝县首个有食堂的村教学点。

一次寒冬里采购物资，突遇暴风雪，车辆无法通行，他和同事们背起教材、食材等必要物资，徒步翻越海拔 5200 多米的夏贡拉雪山。这样的挑战还有很多，但他从不抱怨：“只要孩子们能安心在学校上学，我吃点儿苦不算什么。”

在加贡乡小学，他筹措资金，历时两个月亲手搭建起小型发电站。电灯亮起的一刹那，不仅驱散了黑暗，也点亮了教师们坚守高原教育的信心。斯郎平措离开加贡乡小学时，学校教师已从 8 名增加到 20 名，学生考入内地西藏班，实现了“零的突破”。

这爱，是不让一个孩子在成长路上掉队。

在宁夏石嘴山市第三中学，马翠玲的办公室是学生心中温暖的避风港和加油站。

面对基础薄弱的学生，她用始终如一的耐心和独具匠心的智慧，引导学生看到自身的点滴进步和成长积累。她深信教育是提供阳光雨露，静待生命以各自姿态绽放。

在江西萍乡中学，彭艳峰把留守学生接到自己家里，像亲生女儿一样照顾。她牺牲大量休息时间，为学困生辅导补课，一点点建立他们的学习信心，许多学生从“厌学”变成了“乐学”。

或许，长大后的我们会在某个瞬间想起，人生中的某束光来自讲台上的教师，他们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

（二）

在波澜壮阔的时代变局中，他们识变、应变、求变，用专业智慧成就学生的未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很不教授”。一年里有 200 多天他都“蹲”在农村，头顶草帽，和农民一起吃饭、一起下地。

“农业人才不能只在课堂里和实验室里培养。”在张福锁看来，学生如果不到田间地头，不和农民打交道，不亲眼看见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就很难真正理解农业问题的复杂性，也很难锻炼解决问题的本领。

2009 年，他建立了科技小院，把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搬到了广袤的田野大地。他带领科技小院的师生深入乡土，零时差、零距离解决农民的生产问题，学生也在“自找苦吃”中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七小校长章振乐则“很不校长”——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劳动委员”。

他带领师生把校园周边的荒地打造成劳动实践基地，取名“开心农场”，让这里成为学校最热闹的课堂。一年级种蚕豆、二年级种土豆、三年级种桑养蚕、四年级种油菜、五年级种向日葵、六年级学养殖，学生在真实、持续的劳动中习得技能、涵养品格、锤炼意志。

“分数可以衡量一时的成绩，但劳动却能塑造一生的人格。”章振乐把田野当课堂、把泥土当教材、把劳作当课程，用最朴素的方式陪伴孩子最本真的成长。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的马超群看似“不务正业”——一个体育老师，带着孩子们拍微电影。

一台二手相机，自学编剧、导演、剪辑，马超群带着他的“炫舞金沙”啦啦操社团，陆续拍出了《最可爱的人》等十几部原创微电影，多部作品播放量过亿。每一部微电影都源于他的育人思考，饱含着孩子的真实经历与成长感悟。

“影像，是一种更鲜活的教育语言。”马超群用光影把说教变成了体验，把德智体美劳融在一起，把体育课变成了“行走的思政课”。

教育的巧思，未必是惊天动地的创举，很多时候是在细节和坚持上下功夫。

天津河头学校道德与法治教师林茂敢于创新。他用“法律扑克牌”在欢声笑语间将法治意识植入学生心中，用“手作山河”把跨学科知识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用30余万字的周记回复与学生真诚对话。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沙小学教师崔玉秋把课堂变成充满探索乐趣的“游乐场”，15年坚持每日新闻播报，带领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大课堂。

福建长汀实验幼儿园教师刘桂华陪伴近千名孩子走过人生中最珍贵的启蒙时光。她依托长汀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打造“我是小小红军”长征主题劳动实践课程，厚植孩子们爱祖国、爱家乡、敬英雄的真挚情怀。

在产业变革的浪潮里，职业教育的课堂正被重新定义。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文韬主动顺应航空维修数字化浪潮，带领团队研发飞机结构修理虚拟仿真实训软件，用虚拟仿真破解高难度、高成本实训难题。

贵州交通技师学院教师王庆跳出“舒适区”，精研汽车彩绘喷涂技术，培养出一支技艺精湛、水平高超的汽车喷漆教师队伍。他从零构建起彩喷课程体系，为学生开辟出一条成长新赛道。

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王振带头引入焊接机器人、激光切割机等先进设备，让学生掌握从手工焊到机器人焊、从编程到操作的全链条技能，推动人才培养紧跟行业前沿。

人工智能技术为教育公平带来更多可能，需要有人探路。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郭绍青就是先行者。他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教育，设计智能学习中心，让乡村孩子在没有完备实验室的条件下也能开展科学探究。他推动建立全国首个“智能教育二级博士点”，为国家持续培养教育数字化高级人才。

因为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的优秀教师坚守育人初心、回应时代变革，教育强国的梦想一步步照进现实。

（三）

大地无言，行者不息。他们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在时代的星空中闪耀璀璨的光芒。

他们躬耕田野，扎根脚下的土地。

用一粒花生，扶稳百姓“油瓶子”。

山东农业大学教授万勇善与花生打了 40 多年交道，他对自己和学生的要求如花生一般。他说：“做学问、做人都要像花生一样，沉得下心、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才能结出饱满丰硕的果实。”

他做到了。针对花生早熟与高产难以平衡的产业痛点，他历经 20 余年潜心研究，首创“强源稳库、延衰促饱”早熟高产育种新理论，育成丰花 1 号等 6 个早熟高产品种，多次引领我国花生品种更新换代。

38 个品种，1.8 亿亩，增产 65 亿公斤，创造社会经济效益 365 亿元，这是一位农业科学家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答卷。

种一棵胡杨，守住边疆的绿色希望。

天然胡杨林保护研究的主战场不在实验室，而在荒漠戈壁。塔里木大学教授李志军，在这片大漠边缘坚守了 39 年。每年 4 月至 10 月，李志军和团队花一半以上时间奔波在野外。夏季地表温度超过 60℃，衣物被汗水浸透又晒干，结满白色盐渍；冬季气温骤降至零下 20℃，手脚冻得失去知觉，他们依然守在仪器旁采集数据。

李志军团队建立了我国首个胡杨资源数据库和种质资源圃，攻克雌雄株分子鉴定技术、创新快速育苗技术。2018 年，30 万株优质胡杨苗应用于生态修复，昔日黄沙之地重现盎然绿意。

守一方绿洲，筑牢西北生态屏障。

挽起裤腿站在河里给学生讲课、用沾满泥沙的双手端起饭盒、与学生们席地而坐，这是长安大学教授王文科在风沙与旷野中的日常。

面对地下水开发与生态保护、污染风险防控等难题，王文科带领团队构建旱区地下水“调查与评价—观测与模拟—预测与管控”全链条技术体系，成功破解西北旱区地下水资源与生态保护等系列难题，为筑牢西北生态屏障贡献了重要力量。

他们深耕前沿，服务国家所需。

“人的一生很短暂，能把一件事做好就不容易了。我这辈子就想把制冷与能源利用这件事做好，为国家、为社会多作一点贡献。”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如竹说。

制冷与低温工程直接关系民生福祉与国家“双碳”战略，王如竹把学问做成了国计民生。他积极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空气源热泵、空气取水、除湿换热器等多项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生活，惠及民生。

从南极的冰盖到北极的海冰，从“雪龙”号到“中山大学极地”号，中山大学教授赵羲，是我国为数不多征战过南北两极科考的女性科学家。她聚焦极地海冰遥感的不确定性诊断与改进，提升我国在极地领域的自主观测与监测能力，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宝贵的中国数据。

他们走向远方，以文化人。

黄河源头，一块突兀岩石上的“皇”字，让青海师范大学教授侯光良屏住了呼吸。这块“朶日塘秦刻石”后被确认为秦始皇三十七年所刻，37字铭文记载秦人西行“采药昆仑”的历史，是我国唯一存于原址、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是华夏文明深入青藏腹地的实证。

青藏高原，西藏民族大学教授马天祥全力聚焦西藏地方史志文献整理研究，系统挖掘整理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探索面向西藏学生、运用西藏史料，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特色育人路径。

大江南北，南京师范大学思政课教师王永贵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数百场，覆盖受众数万人次。他的宣讲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善于结合社会热点、群众关切，用身边事讲解大道理，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走进群众心里。

东非高原，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冯英巧带着“文房四宝”走进坦桑尼亚的校园，她教孩子们握毛笔、画国画，推广“中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培养模式，友谊的种子跨越山海、生根发芽。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与国家同行、与时代同向，已成为他们深植于心的使命担当。新征程上，无数“梦之队”的筑梦人正矢志躬耕，汇聚起不负时代的磅礴力量。

人民教育家 于漪

来源：教育部官网

于漪，女，汉族，1929年2月7日出生，中共党员，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曾任全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长期躬耕于中学语文教学事业，坚持教文育人，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主张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同步创新，撰写数百万字教育著述，许多重要观点被教育部门采纳，为推动全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突出贡献。曾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称号，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于漪“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颁奖词：她已是90岁的耄耋老人，有着60年的教学生涯。她依然活跃在语文教学改革的第一线，坚守“在讲台上用生命唱歌”。她深爱着学生，痴迷着语文教学。“我做了一辈子教师，但一辈子还在学做教师！”她用这样的话语不断地鞭策着自己，也勉励着更多的青年教师。于漪，师者的楷模。

2019年9月2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气氛热烈庄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

在雄壮激昂的《向祖国致敬》乐曲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给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于漪佩戴上金色的“人民教育家”奖章。

这是共和国首次颁发“人民教育家”这一国家荣誉称号，于漪作为基础教育界的唯一代表获此殊荣。她的教育事迹和贡献必将永远写在共和国史册上！

一、信仰

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深厚灿烂的文化使我激动不已，我常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而感到自豪和骄傲，更始终意识到自己重任在肩，要终身进取，做一名“合格”的教师。

——于漪

“树中华教师魂，立民族教育根”，是她教育生命的原动力

于漪从教68年，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共和国的人民教育家，最重要的动力何在？
高度自觉的使命与信仰！

自从从教那天起，于漪就有明确的使命追求。母校江苏省镇江中学的校训“一切为民族”伴随她终身。“求学为什么？从愚昧走向文明，就要立志为解救苦难的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当年老师激昂的话语引导着于漪的人生追求。“‘一切为民族’这五个大字掷地铿锵，镌刻在我心中，成为我铸造师魂的基因。”

她念兹在兹的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过去，正是我们民族的奋斗精神与无数先贤的奉献牺牲，才有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新中国；今天，祖国的繁荣和民族的振兴依然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全身心地投入与付出。作为中华儿女，我深感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她说，“树中华教师魂，立民族教育根”是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始终不变的精神追求。“我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祖国的未来。”“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合格的教师。所谓合格，就是不负祖国的期望、人民的嘱托。”

崇高的信仰，推动着于漪一步一步攀登上教育的“珠穆朗玛”。

生活是信仰的重要源泉。生于1929年的于漪，早年饱受艰辛。“国家被侵略，遭灾难，普通老百姓家同样遭殃，受罪，童年快乐美好的生活被炮火打得烟消云散。社会现实的教育历历在目，难以忘怀。”爱党爱国，为民族振兴而不懈奋斗，早已成为他们的精神基因。

炮火连天中，于漪辗转求学：先是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苏教育学院附属师范学校；一年后因学校调整，再考入省立淮安中学；读了一个学期，淮安中学搬迁，又考入刚刚复校的镇江中学。

初中教国文的黄老师，每堂课都全身心投入，走进教材与文中的人同悲同喜，身历其境，自己感动，然后再向学生放射文字波、情感波。他的课堂深深感动了于漪。

高中数学毛老师，不但教给了于漪严密的逻辑思维，而且教会了她严谨的做人道理。一次数学期中考，同桌的女同学要于漪帮帮忙，免得再不及格。同学之间讲义气，考试时于漪把一道题的解法写在纸条上递给她时，被毛老师发现了，他一把抓走了纸条。试卷发下来，她俩都是零分。“谁知毛老师还不罢休，把我找去说了一顿。有几句

至今我还记得：‘你这是帮助同学吗？歪门邪道。她有困难，不懂，你可以跟她一起学，讲给她听，还可来问我。用这种投机取巧不诚实的方法，不是帮她，是害她。你好好想想。’离开办公室时，他又加了一句：‘学习和做人一样，老老实实，懂吗？’”这件事于漪刻骨铭心，“从此，我做任何事情都要想一想：是否‘老老实实’？是否想‘投机取巧’？”

上了复旦大学，于漪碰到了许多“大先生”。一年级国文老师是方令孺教授，课堂上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引导我们超越阅读的具体文章，认识世事，了解人情，视野一下子拓宽了”。教世界教育史的曹孚教授，上课时“手无片纸，口若悬河，各个国家教育的发生、发展、特点、利弊，讲得具体生动，有理有据，似乎他在那些国家办过教育一般”。

这些老师，言传身教，为于漪树立起一个个求学、做人、教书的标杆，激发了她人生使命和教育信仰的形成。

没有对民族文化的血肉亲情，就难有“为中华民族而教”的高度自觉的教育信仰

于漪说，“对自己的母语不热爱，很难有浓烈的民族情、爱国情”“一个中国人，特别是求学的学生，对自己的母语应该有一种血肉亲情”。

是的，人生使命、教育信仰，也必须建基于文化自觉之上。古典诗词是走进中国文化世界的重要途径。当年有一本别人看不上眼的石印本《千家诗》，于漪爱不释手。她说通过读这本诗集，自己领略了家乡山山水水的非凡美丽、祖国大地山川的气象万千。

但仅凭古典诗词，尤其是仅凭个人的兴趣爱好读书，是难以系统性地把握中华文化精髓的。走进中华文化深处的那扇门在哪里？

中国作家中，于漪最喜欢鲁迅。偶然间，她听说鲁迅为青年学生开过一张必读书单。她想办法了解到了这张书单，其中列了《唐诗纪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12种书。“这是一张很有见地很精到的书目单，教你读书要知门径，全局在胸，轻重得体，领会人物的精神风貌。这张书目单让我领会到读书与做人一样：要识大体，知先后，知人论世，知世论人。”于漪说，这12种书她“并未一一读”，常读一读的是《世说新语》，常翻一翻的是《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这样对中国文学、中华文化就算入“门”了。

但这还不够。

要让文化与自己的身心打成一片，则“必须专心致志地研读几部大作家的著作，随着他们的人生足迹走一遍，才能真正领会他们的心路历程，领会他们生命的光辉”。为此，于漪先后通读了辛弃疾、杜甫和陶渊明三位大家的著作，“深深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

同时，为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她还读了许多思想哲学方面的书。不但读，她还提倡背一点经典。“今天，我们要初步具备中华文化修养，粗知义理，从小应背哪些书呢？我想应该是构成中华文化不朽的原典。”她列了三本书：《论语》《中庸》《老子》。不但要读和背，而且要“力行”。她说，读经典要做到把自己的“思想活体”放进去，从而获得生命的力量。

这就超越了一般的文学欣赏、文化研究，而进入以文学文化滋养生命、丰富生命、提升生命的境界。教育信仰由此而坚定，而纯粹！

二、奋斗

教育是为未来培养人才，要跟着时代前进，怎么会够呢？我鼓足生命的风帆，孜孜不倦地追求，顺境不自傲，受挫更刚强，有使不完的劲。

——于漪

1986年，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阅读于漪《学海探珠》手稿，拍案赞叹：“于漪教书简直教得着魔了！”

“着魔了”三个字，道尽了于漪如痴如醉的教育人生。

无论如何不能做一个误人子弟的教师

过了“而立之年”，于漪从历史改行教语文。“b、p、m、f不认识，汉语语法没学过”，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里？

“基础教育做的是地底下的工作，打做人的基础，没有什么惊人之笔，但是它关系到国家的千秋万代，关系到学生的青春。一个孩子只有一个青春啊！”于漪告诫自己，无论如何不能误人子弟。她每天晚上9点以前工作，9点以后学习，两三年下来，把中学语文教师该具备的语法、修辞、逻辑知识，该具备的文、史、哲知识，该了解的中外名家名著过了一遍。她还立下规矩，不抄教学参考书，不吃别人嚼过的馍。独立钻研，力求自己先懂，再教学生，绝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但课堂的化境哪能轻易抵达？为了向习惯“开刀”，于漪“以死求活”。她把上

课的每句话都写下来，先修改，背下来，再口语化。每天到学校的路上，就把上课的内容“过电影”，在脑子里放一遍……她要让自己的语言变成蜜，黏住学生；要把每一节课都当成一件艺术品，去精心琢磨。

多年的积累，在 1977 年的《海燕》电视直播教学中得以爆发。上海万人空巷，人们纷纷守在电视机旁，争睹她上课的风采。时人评价：这哪是在上课，分明是于漪用生命在歌唱！

1978 年，于漪成为上海市首批特级教师。他人击掌相贺，于漪却“深感惶恐”。她随身备着两把尺子，一把量己之短，一把量人之长，越量越找到自己的不足，越比越觉得自己有向前奔跑的动力。她更加勤奋学习，学习的深度、高度、广度早已超越学科圈子。她更加努力实践，在教学第一线摸爬滚打，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后期，上了近 2000 节公开课。更难得的是，于漪的课从来不重复，即使是同一篇课文教第二、第三遍，也绝不重复。

一个学生曾对她说：“于老师，你的课我很喜欢听，但是我自己没有学会。”这句话于漪琢磨了很多年，上的课不能随着声波消失就销声匿迹，要教到学生心中，成为他们素质的一部分。“就是这样一句话，促使我一直在研究课堂教学如何突破原来的框框。”

与破解、攻克各种各样的问题形影相随

在于漪的教育生涯中，她带过许多“乱班乱年级”，她喻之为“考问感情与责任”的难题：“生命本来没有名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坏习气不是胎里带出来的，我做教师的责任是帮助他们洗刷污垢，要像对其他同学一样满腔热情满腔爱。”

学校把一名屡次逃学、偷窃、打群架的学生放到于漪带的班级。这名学生与父亲争执被打后离家出走。于漪焦急万分，与几名学生找了他一天。找到后，怎么办？送他回家，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再逃走，一是旧毛病复发，依然故我。带他回自己家，他会偷，怎么办？

一想到这里，于漪立刻自责起来：“对他有如此的戒心，缺少起码的信任，还谈什么教育什么爱护？”感情上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教师对学生是全心全意、半心半意，还是三心二意，学生心知肚明。

于漪把这名学生接到家里，于漪上班，他上学。学校放学，他跟着于漪回家做作业。

于漪以心换心，以情激情，以理疏导。经过多次“拉锯战”，这名学生逐步安静下来，走上正道。后来，于漪生了一场重病，住院治疗。这名学生已经工作，探望时看到于漪打吊针，哽咽地说：“于老师，你不能死啊……”他没有什么生动的语言，反反复复地说着这句话。

于漪很感动：“我的学生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他们都是家庭的宝贝、国家的宝贝，我当教师，要把他们当宝贝一样来教育。不求他们能显赫，但一定要成为社会的好公民，服务国家，服务人民。”

于漪的成长总是与破解、攻克各种各样的问题形影相随。20世纪80年代中期，于漪被任命为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的校长。学校当时是什么样？教师上班稀稀拉拉，迟到是常事；有的师生涂脂抹粉，心思不在教与学，赌博、酗酒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学校是育人的神圣殿堂，理应是一方净土，摒弃邪恶、污浊和庸俗，播撒做人的良种。”于漪决定恢复坐班制，学校教职工必须准时上下班。面对时尚潮流的影响，她组织师生围绕“什么是当代师范生真正的美”等开展专题讨论，在畅所欲言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社会上流行的，学校也不一定都提倡；学校风气如果降低到社会的一般水平，那是教育的失败。

学生不爱惜粮食，泔水缸里的剩饭剩菜溢得满地。于漪气急了，到伙房里拿了个脸盆，用手把一个个包子、大块大块的饭捞起来，到一个个教室去讲：“任何人都不能暴殄天物，这是素质问题、品德问题……”事后，学生在周记里写道：“我从来没见过于校长如此激动，我们不好，不懂事，浪费粮食的行为可耻，以后要注意节约。”

“一身正气，为人师表”逐渐成为全校师生的精神支柱。焕发新颜的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吸引了来自上海各区县优秀的初中生报考，为上海的基础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

在教育的大海中畅游的于漪，在现实生活中的脚步是不轻松的。胃溃疡、肝炎、心脏病……都曾“光顾”过她。每天，她吃大把大把的药；每天，她意气风发，要么伏案疾书，要么四处奔走，从不停歇。近年来，于漪每年都准备一本专用的挂历。挂历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画上了圈。但这远不是全部。退休后，她逐字逐句审阅了从小学到高中12个年级的上海语文教材和教参。至今，她有时上午要听4节课，下午开展说课、评课。她曾经腰椎骨折，卧床3个多月，一能坐起就深入学校指导课题和论文，走进课

堂听课评课。

于漪曾为她的《语文教学谈艺录》拟过一个小标题，叫作“跑步前进”。总是勇担使命、坚守信仰，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总是在与时间赛跑，已成为她生活乃至生命的姿态。

三、思想

古今中外所有留名史册的一流教育家几乎都具有这样的共性：他们从来不是关在自己的书房里闭门造车、空谈教育，也不是囿于个人之局部经验而沾沾自得，而是在实践中去思考、去发现、去探索科学的教育规律，最终在理论上有所建树，逐步构建起他们的理论体系。

——于漪

于漪 1951 年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一头扎进杨浦中学的时候，这所当时在上海名不见经传的中学并没有意识到，一个纤弱文静的小姑娘，竟然满怀教育家的光辉理想，要做一件伟大的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从中国文化、时代和实践的土壤里，为当代中国培育一部活生生的“教育学”。

“‘人文说’是我向当今教育贡献出的一颗赤诚之心”于漪的教育思想是从语文开始发端的。

1949 年以来，语文界提出了语文学科的“工具说”。“文革”后，语文教育依然十分强调工具性，甚至有纯工具化的倾向。

1979 年，敏锐的于漪先声夺人，发表《既教文，又教人》一文，大胆提出语文教育要有思想内容与表达形式辩证统一的整体观念。

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语文教育“工具化”引导下的片面教学与引进的标准化考试一拍即合，语文教学陷入题海训练，学生没有兴趣，老师迷茫。

许多人把鞭子打在了高考上，于漪却不这么认为。“支配群体性教学行为的其实是不正确的语文教育观念。”她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关键是对语文学科的性质认识不清楚，是“语文课就是基础工具课”的思潮在起作用。

那么语文到底该如何定位呢？当时给语文学科定的各种“性”，如文化教育、审美教育等，超过了 10 种。

于漪在广泛深入学习研究国内外有关母语方面的文献后提出，各民族的语言都不

仅是一国符号体系，而且是该民族认识世界、阐释世界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语言不但有自然代码的性质，而且有文化代码的性质；不但有鲜明的工具属性，而且有鲜明的人文属性。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两个侧面。她还主张，“人文性”较之“思想性”“情意性”“文学性”等更为合适，由此突破了原有的“工具性和思想性”的框架。

这些思想，在 1995 年《弘扬人文 改革弊端》一文中发表，在语文教育界引起巨大反响。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并最终体现在 2001 年印发的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

这里的人文精神，于漪认为，既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文思想，也有现代意义上的人文思想。

“这是我在自身学术理论上的一次重要跨越。”于漪说，有了这个思考和发现，对语文教育教学其他问题的思考和阐释，就有了原点和强有力的支撑。

由此出发，语文教育就是教文育人。要实现“教文育人”的大目标，需要 3 个基础：一是“目中有人”的教育理念，也就是对育人要有全面具体的认识；“‘目中有人’的教育理念指导着我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成为我语文教学目的观——‘教文育人’的第一依据”。二是时代的要求和使命意识，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和“以教育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三是语文教学培养目标的整体性。

从实践中走来的于漪，从“人文说”和“教文育人”的教育教学观出发，逐步构建了完整而系统的语文教育体系，一直延伸到中国语文课堂教学的前线，扎根本土，直指时弊，具有鲜活的独创性。她用生命唱出了一部地地道道的“中国语文教育学”。

教育就是要增强人的精神力量

于漪是有宏观思维和前瞻性思维的。这决定了她不单单是一位语文教育家，还是一位从语文教育走出来的人民教育家。

在普通中学任教的于漪，与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学生长期相处，真正懂得了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教育没有选择性。这奠定了她以所有学生发展为本的人文精神的实践基础。

而更多的思想来自现实问题。

“教书”是为了什么？20 世纪 80 年代初，不少人认为“教书”是具体任务，“育

人”则很抽象，是班主任的事。于漪便大声疾呼：“育人”是大目标，“教书”要为“育人”服务。任何学科教学都应有教育性，有教育性的教学，就赋予知识、能力以灵魂、以意义，能促进学生的发展。

育人是要“育”什么？对此，于漪较早提出了“全面育人观”：全面发展是实施素质教育最本质的反映。社会文明程度越高，越需要全面发展的人。人的生命体本身也蕴含着全面发展的潜能，教育的任务就是把学生的潜能变成发展的现实。德性与智性是生命之魂。德智体美劳各育应有有机融合。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针对教育功利化倾向，于漪说，古今中外研究教育的大家都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完善人的精神世界。现代教育不能忘记教育最终为人的精神生活服务。知识和能力是获取精神力量的阶梯，不是精神力量的全部。学生求学读书是为明做人之理，明报效国家之理。如果教出来的学生只知以个人为中心，以追名逐利、享乐为目的，缺少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那是教育的失败，有辱历史赋予的重要使命。

在因材施教上，于漪有一句名言：知心才能教心。学生处在变化发展中，要不断研究学生成长中的3个世界：生活世界、知识世界、心灵世界。3个世界要和谐发展。不仅要把握学生年龄段的特点，更要把握时代、社会、家庭因素在他们身上的影响与反映。教育要努力发现每个学生心中那根“独特的琴弦”，在沟通理解上多下功夫。

于漪的教育学就是这样，既唱“神曲”，又唱“人歌”，所以能服人。

办教育必须确立制高点

于漪在长期的教师、校长和培养青年教师的工作生涯中积累了教师职业发展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的财富，形成了一部活生生的“教师学”。

“没有教师，人就不能成才；没有教育，社会就会一片黑暗。”她进一步指出，教师的崇高职责就是在学生心灵深处滴灌生命之魂。她特别强调，教师是“过去历史上所有高尚而伟大的人物跟新一代”之间的中介和桥梁，教师职业是继承人类传统和面向未来的职业，关系国家的千秋万代，关系千家万户。教师必须是一个思想者，身上要有时代的年轮。教师的智力生活一刻也不能停滞。她主张，教师要学一点哲学，要有文化判断力。

她还说，没有一个职业像教师那样意义非凡，教师的思想、情感、价值观无时无刻

不在起作用。没有个工作像教师那样对人的一辈子起作用。教师对学生的作用不可能是“零”，不是正面作用就是负面作用。教师首先在人格上要“表里俱澄澈”，做到在学生看来是个里里外外通透的、可敬的、高尚的人。

.....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有”好老师的标准，为老师们明确了努力的目标。在于漪看来，要做“四有”好老师，关键在于内心的深度觉醒，把自己的命运前途与国家的命运前途、老百姓的命运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旦觉醒，人就会变得聪明起来，就会站在比较高的地方思考问题，而且心中总是有一团火，有旺盛的经久不衰的内驱力”。

于漪在治理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过程中，形成了对校长素质的认识和一整套办教育、办学校的思想方法。

什么样的人可以当校长？

于漪说，要德、才、识、能兼备。

一身正气，为人师表，是校长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校长要“养吾浩然正气”。在当今，就是要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对党的教育事业赤胆忠心，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堂堂正正，光明正大，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校长应具有相当程度的职业敏感，跟随时代奋力前进；具备正确的教育思想，努力探索并力求通晓基础教育的规律；还应具有管理的才能，具有民主作风.....

什么样的校长能够成为教育家？

于漪说，校长要成为教育家，必须是文化人、文明人，身上有书卷气，有丰富的智力生活，学而不厌。校长思维要十分活跃，审时度势，因时辨势，遵循教育规律，独立思考，努力创新。

校长在教育教学领域执着追求，宏观上能打开视野，居高临下，微观上能扎扎实实，一丝不苟，在实践中既能积累和创造行之有效的经验，又能从理论高度阐述和揭示基础教育育人的规律，就能成为办学的行家里手，成为师生憧憬的、献身教育的教育家。

于漪是这样想的，这些也是她作为人民教育家的行动缩影。

关于如何办教育，最为著名的是她1990年就提出来的“三个制高点”思想：办教

育必须确立制高点。首先，要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其次，要站在战略的制高点上；再其次，要站在与基础教育发达国家竞争的制高点上。这一思想一举突破了学校的微观定位，把学校办学使命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联系起来，大气磅礴、语振四座。

21 世纪初，一些学校重有形成果，轻无形文化。对此，于漪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学校文化建设重视不重视，建设到怎样的程度，影响乃至决定学校的形象、质量和生命力。”

于漪认为，学校文化是学校的灵魂。每所学校的精神支柱可以迥然有异，但都必须紧扣育人的宗旨，代表先进的文化。它应该是社会文化中最主流、最健康、最奋发向上和符合教育规律、符合师生身心发展的。要使它成为全校师生追求的目标，思想言行的准绳，情感、态度、价值观判断的标尺。

于漪的办学思想，句句都是指导教育实践的箴言。

近年来，最让于漪椎心忧思的是教育教学改革中“西方话语”的盛行。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她就多次表态：“绝不让自己的教育实践沦为外国理念的论据。”

于漪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质量在世界上也是上乘的。要从基础、从历史、从国情等多个角度来看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对于出现的问题，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树立自信，不是故步自封、拒绝学习外国，而是要深入、全面地研究学什么、怎么学。要根据我们国情决定取舍、改造、创新，要以我为主。“我们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中国教育必须有中国人自己的灯火，走中国人自己的路。”

2014 年，85 岁高龄的于漪吐露了一个夙愿：

“我这名年已耄耋的教师，心中翻腾着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急切盼望当代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

“这部教育学有磅礴之气，和谐之美，它蕴含中国至圣先贤的教育智慧，包蕴近现代尤其是当代教育的鲜活思想和先进理念，人类进步教育的种种创造融化其中，不见痕迹。这部教育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时代精神的高度整合，投射出民族智慧的芳香，充满育人成长成才的活力。”

于漪教育学诚如斯言！

四、风范

一颗狭小的心有浩浩荡荡的学子，有多情的土地，有伟大的祖国，胸怀就会无限宽广，无处不是学习的机会，无处没有智慧的闪光。

——于漪

做了一辈子教师的于漪，一辈子行走在努力修炼、锻造学识与人格的路上。

与时俱进，勇立时代潮头

于漪的人格魅力很大程度源于思想的魅力。她的思想总是与时俱进，洋溢着时代的气息。

1984年，她发表《锐意改革，开拓前进》一文，发出一连串时代追问：“怎能从根本上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怎能有效激发他们旺盛的求知欲？怎能与时代的要求合上节拍……”

时过境迁，这些追问仍引发人们的关切与反思。

21世纪初，社会环境急剧变化，于漪敏锐意识到重构学校的价值取向是教育面对现代社会挑战的关键问题：今天需要重构学校的价值取向。我们既要讲“义”，又要讲“利”。有钱是买不来现代化的，有钱也不完全能够办好学校。

于漪常说，时代在前进，教育必须与时俱进。然而人们不禁要问，于漪为何总能立于时代潮头，为何在关键的时代节点上总能敏锐、准确地触摸到时代跳动的脉搏？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原主任王厥轩将这份敏锐与洞察力归因于强大的学习能力。

上海市市北中学原校长陈军也认为，“于漪始终与时代同行，在思维方式的完善方面，她长于吸取多元文化精髓，使思维既有缜密的特点，又有开拓的风貌”。

坚守而不保守，兼容并包、不断完善的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构成了于漪永葆活力的思想源头。

“仁爱”之情造就大胸怀、大气度、大力量

“爱”是于漪教育人生的主题词。

于漪对爱的理解与认识，从最初“有选择之爱”到“超越亲子之爱”，再到仁爱，历经了漫长的过程。

初当教师的于漪，“爱”只是空泛的概念。后来于漪明白，“天工造物十分奇妙，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每个学生的生命都值得尊重，都必须关心”。

于漪将这种众生平等之爱称为“师爱超越亲子之爱”——学生身上的事都是她心上的事，学生都是她的儿女。

师爱的最高境界叫作“仁爱”。

于漪的“仁爱”品格是贵贱贤愚无论的“有教无类”。

于漪的“仁爱”，是将学生的幼稚、不成熟、偏激、毛病当作常态，去爱护，去发现闪光点。想办法把不懂的变懂，把差劲的变好，这正是于漪的“本事”。

于漪的“仁爱”品格是直面问题的坚韧之爱。没有这种坚韧的爱，她不可能在教育教学中年年月月、任劳任怨，“引着、拽着、扶着、托着、推着学生向前”。

于漪的“仁爱”品格更是为师的大爱大德大情怀。她眼中的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因此，“用仁爱、大爱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国家培养了优秀的人才，通向了一个人的教育梦，也通向一个更大的中国梦”。

择高处立、胸怀天下的“先生之风”

一个人的人格魅力往往不仅仅取决于时间与经验的累积，更取决于站立的高度。

于漪的人格境界、格局之高，源于扎实学识所赋予的思想起点之高。她思考教育问题总在很高的位置，在宏观上有较为科学的总体设想。

于漪境界、格局之高，还在于她往往能跳出学科、专业的局限，每每从社会、国家全局全域整体、系统地观察思考。

于漪境界、格局之高，更在于跳出个人之“小”，自觉担当起国家民族的重任。她曾用诗一般的文字抒发自己的思想嬗变，“一颗狭小的心有浩浩荡荡的学子，有多情的土地，有伟大的祖国，胸怀就会无限宽广，无处不是学习的机会，无处没有智慧的闪光”。

登高望远，于漪将自己的工作、前途、命运与民族的前途、命运，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休戚与共、血肉相连时，你就可以站得高看得远，你从平凡工作中能够洞悉不平凡的意义和价值。”

这正是我们从于漪身上得到的不平凡启示。

一身正气、为人师表

于漪一直秉持做老师、教学生“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因为社会上总会有一些歪风邪气，必须要“一身正气、为人师表”。

她做校长爱憎分明，自觉维护教育的神圣和纯净。正气并非虚空，而是看得见，摸得着，在思想、品德、气质、言行上均有所表现”。

面对矛盾，于漪常说，“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矛盾基本上是以我为中心的，学校里各种各样不和谐的声音都是‘老子天下第一’，因此‘以己之短，比人之长’是非常必要的”“办教育的人，谦虚是基本的素质”。于漪这样说，也这样做。

于漪崇“真”，敢讲真话。她的“真话”总能一针见血地看到表面和谐背后的矛盾与问题，痛快淋漓、力透纸背，彰显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精神硬度。

“一些学校的口号和标语让人心惊肉跳，让人心寒，什么‘眼睛一睁就是竞争’‘现在不吃苦以后就抢不到别人的饭碗’，这哪里还有和谐友善？”

当很多教师教学热衷于参考资料、电脑下载教案、媒体炒作信息、教育时尚操作，于漪及时予以警醒：“讲坛不必在乎高低，但为师者的思想需要有高度，脊梁骨需要有硬度。”

于漪的“真话”包含着她作为“人民教育家”的良苦用心。

在指出不合理现象的同时，她更给出中肯的建设。当价值冲突、观念混乱、方向不明时，于漪用“真话”建言，“我们不能只点洋蜡烛，心中永远要有一盏中国的明灯”“课堂教学要德智融合”“教育归根结底不是要解决学生未来的吃饭问题，而是要解决学生的灵魂问题”。

她的是非分明、坦荡正气、求真务实，她对错误价值观的批评，以及对教育神圣和纯净的极力维护，归根到底是无我的品格使然。在于漪身上，因为无私而坦荡，因为无我成就了大写的“人”。

五、贡献

我在几十年的教育工作历程中，克勤克俭，做了一些工作。说到底，我就是坚守了新中国教师的本分。

——于漪

68年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服务人民，68年不断丰富教育实践和深刻的教育思想，成就于漪大写的流光溢彩的教育人生。

用博大的胸襟和朴实的教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育人“奇迹”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前两年，一名毕业多年的学生从大洋彼岸给于漪写信：“于

老师，感谢您将中华文化之精妙和为人之基准播种于我少年心田。”68年来，于漪用博大的胸襟和朴实的教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培养了一个个大写的“人”。

作为班主任，她将极差、极乱的班级带成了先进集体；作为校长，她使名不见经传的学校成为全国先进；作为“导师”，她培养了一批全国知名的教学能手、德育名师。

于漪总是想方设法为青年教师搭建平台。她首创了师徒“带教”方法——师傅带徒弟、教研组集体培养、组长负责制，有效促进了青年教师成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她先后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

如今，90岁高龄的她仍主持着上海市语文学科德育实训基地的工作，还担当着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的重任。

于漪几乎获得了党和政府所能给予人民教师的所有荣誉，但她从没有为名利所羁绊、因掌声而止步。她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是共产党员’‘这是组织交给的任务’，这两句话，给了我无穷的动力”。

矢志不渝为教育决策建言献策，提供思想养料

自1977年起，于漪连续五届当选上海市人大代表，她积极参与制定地方性法规，审议决定上海市重大事项，对于提高教育经费预算、改善基础教育办学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难忘却的是1988年上海市九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交的关于增加教育经费的议案。”由于大批返沪知青的孩子正好到入学年龄，小学生骤增，而那年教育经费预算增幅为5.7%，差距很大，导致小学要改成“两部制”，即半天在学校求学，半天在家。

“两部制弊端甚多。我是教师，对学生有特殊的感情。”于漪在会上慷慨陈词，陈清利弊。会议决定修改教育预算，增幅改为8%。那年教育预算执行的结果，增幅达13%。

多年来，于漪是素质教育坚定的倡导者、实践者、坚守者。面对教育功利化现象，她提出了“全面育人观”“教在今天，想在明天”的理念。21世纪，于漪提出语文学科要“德智融合”，真正将立德树人落实到学科主渠道、课堂主阵地，获得广泛认可。

传播先进教育思想，准确解读和宣讲国家重大政策，并身体力行

数十年来，于漪总是基于丰富的教育教学实践，准确地解读、宣讲，并身体力行。

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面向”。随后，于漪倾心撰写《锐意改革，开拓前进》一文，引发了基础教育领域如何贯彻落实“三个面向”精神的广泛讨论。直到

2012年，于漪还在强调“三个面向”的意义和价值非比寻常。

于漪有着强烈的理论渴求，又总是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而研究，是一名始终不曾离开教育教学一线的研究者。

2005年，上海刚刚制定“两纲”，于漪开百余场宣讲课，“要让学生在现代化大潮中树立理想信念，不迷失方向，有家国情怀，就必须树民族精神之根，立爱国主义之魂”。

她密切关注着中国教育的变化与发展，倾力写下几百万字著作。目前已出版的著作有《岁月如歌》（手稿珍藏本）、《卓越教师第一课》《教育的姿态》《语文的尊严》《于漪知行录》《于漪新世纪教育论丛》（6卷）。主编有《教育魅力——青年教师成长钥匙》（2013年度教师喜爱的100本书之TOP10中第一本，已印刷11次）、《走进经典——语文阅读新视野》（6册）、《“青青子衿”传统文化书系》（12册）、《现代教师自我发展丛书》（共18本）、《现代教师学概论》等。2018年8月，《于漪全集》（8卷21本）正式出版。

2018年12月28日，于漪获得“改革先锋”称号。回到上海后，她认为需要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2019年教师节期间，她在病床上勉励广大青年教师：“我在几十年的教育工作历程中，克勤克俭，做了一些工作。说到底，我就是坚守了新中国教师的本分。”

10月1日上午，于漪早早打开电视，在上海家中收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我感受到体内潜藏的力量要在新时代更好地迸发出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三不朽”一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追寻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最高标杆。于漪近70年教书育人之“德、功、言”成果蔚为大观，无愧于“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必将影响、激励更多后来者。

人民教育家 卫兴华

来源：教育部官网

卫兴华，男，汉族，1925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原主任、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综合性大学《资本论》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资本论》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提出的商品经济论、生产力多要素论等，在经济学界影响广泛。曾荣获“最美奋斗者”等荣誉称号。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卫兴华“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2月6日1时5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立学为民 治学报国

卫兴华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经60余年，在我国经济学界地位和学术影响力非同一般。

1925年，卫兴华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小学时，老师给他取名“卫显贵”，希望他将来荣华富贵。从小目睹日军暴行的他，在读中学补习班时，把名字改为“卫兴华”，立志抗击日寇、振兴中华。

1946年，卫兴华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1947年在解放区正式入党。后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严守党的秘密，出狱后转到北平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此后，卫兴华先后在华北大学 and 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工作中，卫兴华提出了诸多前瞻性的理论观点：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较早系统研究和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较先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

卫兴华始终认为，自己的研究工作要与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他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分析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地租形态和土地报酬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理论，分析我国的价格体系、按质论价等问题。改革开放后，他转向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并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刘元春说，卫兴华老师的著述并非只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上，更重要的是紧扣时代脉搏，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现实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

60 余年来，卫兴华笔耕不辍，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等文章 1000 多篇，出版《走进马克思经济学殿堂》等著作 40 多部，成为中国最多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

这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之一，于 2013 年获得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传承下去，是卫兴华做学问的一项重要使命。

在多年教学中，他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结合。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阐释，要结合国内外的经济社会实际，让学生们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且具备与时俱进的品格。

2015 年底，卫兴华获吴玉章终身成就奖，他把 100 万元奖金无偿捐赠，用于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及优秀成果奖励。

卫兴华 94 岁高龄时，虽病痛缠身，但仍坚守在教学一线，担任博士生导师，每天坚持学习、工作。

中央财经大学教师何召鹏是卫兴华的学生，他说在跟随卫老读博士期间，卫老已接近 90 岁高龄，依然坚持每隔一到两周上一次专题讨论课，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即使卧病在床，他也坚持工作。他把我叫到床边探讨学问、写论文，让我拿着笔和纸，他来说，我来记。”

在卫兴华二儿子卫宏的记忆中，父亲除了上课就在自己的书房待着。“学生登门和他探讨问题时，他最随和。”

卫兴华卧室床头柜边，有张黑白照片，这是当年他从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时与两位同事的合影，他一直保存着。

“当时参与地下革命的很多同志都牺牲了。我活了下来，就要用全部的精力去做一个学者应该做的事，为祖国建设奉献力量。”卫兴华说，“我还在燃烧！”

刘元春表示，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精神在卫兴华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卫老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持之以恒、脚踏实地、日复一日的奋进精神，值得新一代学者传承。”

“为学当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卫兴华这样寄语年轻学人。

人民教育家 高铭暄

来源：教育部官网

高铭暄，男，汉族，1928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当代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作为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制定的学者、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的撰写者和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的主编者，为我国刑法学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曾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国家图书奖”“吴玉章优秀科研奖”“切萨雷·贝卡里亚”奖等荣誉称号。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高铭暄“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探寻至善的法治

亲历见证

高先生曾说：“我将刑法学视为至爱，须臾也不离，真正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先生辉煌的学术人生中，最为耀眼的部分莫过于亲历并见证了中国刑法立法的孕育诞生与发展完善。1954年10月，先生26岁时受命参加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组建的刑法典起草班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第一部刑法典。每每谈及这段历史，先生内心总是充满了激动，有时也会自我调侃，“有这样的经历，刑法这碗饭我肯定是要吃了”。

从1954年到1979年，草案先后有38稿出炉，其中都凝结着高先生的智慧和心血。由于各种原因，在这25年中，只有10多年能够正常进行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在此期间，先生提出了大量立法意见和建议。其间，他还负责汇编各类立法资料，包括解放区、中华民国法律及苏联、东欧、法国和德国等国刑法，其中包括收集最高人民法院从中国一万多起刑事案件总结出来的司法经验材料，以便规定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

“文革”期间，中国人民大学被撤销，高先生交予法律系内部资料室保存的刑法典多个草案稿及相关法律意见汇集等珍贵资料被付之一炬，他也先后被下放到京郊炼

油厂和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但先生矢志不渝于新中国刑法典的起草工作。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决策和部署之后，刑法典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国家立法工作日程，此时高先生已过天命之年，但他很快就投入到刑法典起草工作当中。至今，先生仍然准确记得，1979年7月1日16时05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全体与会代表一致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诞生了！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刑法的补充和修改工作也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自1981年至今，无论是单行刑法的制定、1997年的全面修订，还是至今十个刑法修正案的出台，高先生参与了绝大多数刑事法律的立法活动，提供了大量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立法咨询意见，受到我国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和评价。

1979年刑法典出台后，由于当时刑法学界尚未从“文革”冲击形成的学术荒芜状态中走出来，为了促使刑法典的精神和条文内容更好地被大家理解，高先生作为唯一全程参与1979年刑法典创制的学者，及时编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一书。他在该书中详细记述了立法过程中的各种不同意见，客观忠实地阐释了1979年刑法典各条文的立法原意，对理论界和实务界准确理解与正确适用刑法提供了重要帮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被高先生的恩师李浩培先生盛誉为“中国刑法学界的一部重要著作，任何人欲谙熟中国刑法，是必须阅读的”。这本书作为刑法学子的入门必读，一度成为手抄热门。

为全面反映1980年之后的刑法立法过程，2012年，时年已84岁高龄的高先生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85万余字的巨著将新中国刑法立法进程、背景、法条要义给予全面深刻的阐释。

这85万余字，全是高先生一笔笔写出来的，这种治学精神令人高山仰止。

海纳百川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刑法典，还需要能够适用法律的刑法人才。刑法学界很多人都能背诵高先生的个人信条“教育乃我之事业，科学乃我之生命”。66年，先生把自己的青春和心血，全部倾注给了我国的法学教育事业。

几十年来，高先生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教过本科生，培养过硕士生、博士生，

指导过博士后研究人员，还亲自为进修生、电大生、业大生、高级法官班学员、高级检察官班学员授课。

高先生把培养合格的人才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对所指导的研究生，他创造性地总结出“三严”“四能”“五结合”的人才培养之道。“三严”，是指对学生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训练；“四能”，是指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翻译能力、研究能力、写作能力；“五结合”，是指使学生做到学习与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掌握与重点深入相结合、研究中国与借鉴外国相结合、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相结合。

高先生在刑法领域首倡“综述研究”方法。后来，这一方法惠及其他各个部门法领域，对法学教育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刑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曾满怀深情地回忆：“我对刑法真正产生兴趣是在 1983 年的上半年，当时高铭喧教授给我们年级讲授刑法总论。高铭喧教授的刑法总论打破了我此前形成的刑法无理论的偏见，尤其是对犯罪构成理论的介绍，对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在刑法总论讲授中，高铭喧教授布置让我们每人做一篇综述，正是通过综述的方法，使我进入刑法学研究的大门，成为刑法学术活动的起点。”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高先生目前已经培养了博士生 64 人。作为新中国刑法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他所培养的学生也成为中国刑法学界的领军人物。先生指导学生，并不在意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方法的启蒙。他指导学生有教无类，又注重因材施教，对所有弟子一视同仁，尊重每个弟子的特点、个性和兴趣。

在高先生的弟子中，学术观点不同甚至激烈争辩者，不为少数。这也恰恰体现了先生“海纳百川”的治学态度。他曾言，刑法学者应当独立思考，坚持学理探讨，具有高度的科学信念。学术上没有禁区，应当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追求真理的探索之路上，高先生鼓励学生创新。在刑法学犯罪构成问题上，到底是引进德日刑法理论中的“三阶层”体系，还是坚持我国已有的犯罪构成理论，学界曾经一度出现激烈的观点争鸣。在 2009 年和 2010 年，面对学界对犯罪构成理论的质疑，他亲自作文《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性暨对中国刑法学体系的坚持》予以回应。

在这场争论中，面对学生之间的不同观点，高先生坦言“如果说的有道理，我还是尊重人家自由的学术观点，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我是这么讲，学术归学术，关系

归关系，有不同意见是好事，真理越辩越明”。正是这种宽厚包容，使得众多后生弟子都更加敬爱先生，无不将先生尊为人生难得的良师益友。

高先生常对学生说：“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他的学生大多有两个无比幸福的深刻记忆：其一，在诚惶诚恐地向先生递交论文时，老师都是先亲手端上一杯清香绿茶，再谈论文。其二，你可能在不经意的闲谈时提起自己的生日，而恩师便会悄悄记下，当你生日来临之时，手机短信里会出现一句“某某生日快乐！”谁会想到，这样的祝福竟然来自恩师。

高先生的热忱与关怀，足以鼓舞学生秉承师志，献身学术、献身法治。

扛鼎之作

恢复法制建设之初，我国各大法律院校急需一本专业权威的教材，而这项任务既紧迫，又艰巨。1981年，一批在全国刑法学界享有盛誉的刑法学者云集北京。受司法部委托，他们共同编写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刑法学》，高先生被推荐为该书主编。

经过高先生和其他作者的共同努力，“文革”十年动乱后第一部权威的刑法教科书——《刑法学》，于1982年由法律出版社正式出版，并于1984年作局部修订后再版，前后发行百余万册。

因其突出的学术贡献，《刑法学》荣获1988年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司法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双重殊荣”，在新中国刑法学发展史上起到了奠基的重要作用。

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刑法学教学和科研需要，1987年，在当时国家教委的组织下，高先生又受命主持编写一部供高等院校法学专业适用的新教材。这部名为《中国刑法学》的教科书于1989年面世，1992年11月荣获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从1981年至1996年，高先生共主编过本科、自学高考、业大、电大等不同层次的全国性刑法学教材6部，堪称中国当时主编刑法学教材层次最高、数量最多的学者。

在1997年刑法典修订后，短短三年时间，高先生主编修订出版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专业指定教材《刑法学（新编本）》、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新编中国刑法学》、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刑法学》、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刑法学》等四部重量级教材，再次引起学界的注目和读者的赞赏。

在从事刑法学教材建设的过程中，高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刑法学教材建设的基本理论。他指出，要编好一部教材，除了贯彻“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资料）

和“三性”（科学性、系统性、相对稳定性）的写作要求外，还必须处理好刑法学体系与刑法典体系、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全面论述与重点突出以及编写教材与便利教师使用教材的关系。

高先生著述等身。1993年，他主编的《新中国刑法科学简史》出版，填补了新中国刑法学发展史研究的空白。1994年10月，他主编的刑法学法学巨著《刑法学原理》三卷本全部出版，堪称中国刑法学的扛鼎之作。

《刑法学原理》以其高品位的学术水平和突出的实用价值，荣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6年再度荣膺国家图书最高奖项——第二届全国图书奖。

直至92岁高龄，高先生仍担任主编，出版《当代刑法前沿问题研究》一书，对实务中虚假诉讼罪以及考试舞弊犯罪进行研究，更不乏网络犯罪以及人工智能问题。

高先生始终强调，学者的责任和使命就在于追求真理，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先生一生之学问，都紧密关注中国实际。他曾谈起在参与立法的调研中，有时要与服刑人员谈话，“这些实际的状况，当时对我是有冲击、有震撼的。不能以书本知识来代替实际状况，还是要脚踏实地，了解一些实际状况，知道中国的一些具体国情、社情”。

高先生认为，刑法立法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光有政策的指导和理论的贯通是不够的。在制定和修改刑法中，立法技术也相当重要。他指出，立法规定要方便公民学习法律和司法机关适用法律，不能让人对法律规定无所适从。

根据自己参与刑法立法的多年经验，高先生提出，在刑法立法技术方面，要注意四个问题：一是表述要明确；二是术语要统一、规范，避免刑事立法文本中出现政治口号、俗语等；三是界限要分清、协调好刑法内部条文之间的关系；四是内容要可行。

在全面修改刑法典的研究过程中，高先生还进一步指出，分则条文要多采用叙明罪状，对犯罪特征的表述力求明确、具体，注意各种法定刑之间的协调平衡，实现罪刑均衡。

对于我国立法取得的巨大成就，高先生将刑法立法的经验予以梳理，归纳为九点

——

第一，刑法立法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于本国国情；第二，刑法立法要有理论依

据、宪法依据和政策依据；第三，刑法立法只宜规定成熟的东西，不成熟的不要定，能写多少写多少，逐步完备；第四，刑法立法要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便于执行；第五，要做好立法前的充分准备工作；第六，实行民主的立法程序；第七，要吸收各方面的专家参加立法工作；第八，要密切注意法律执行中的问题，适时进行修改、补充；第九，为搞好刑法立法，必须学习相关法律、学习相关的政治和法学理论。

对于刑法的修订，高先生认为，在修改刑法的指导思想上必须强调四个方面：一是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需要，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正当发展，惩治破坏各种经济成分的犯罪活动；二是要跟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步伐，运用刑法手段铲除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弊端及腐败现象，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更趋民主化和科学化；三是要总结刑法典施行以来的丰富经验，将其吸收到刑法典中；四是要注意世界各国刑法改革的总趋势，借鉴和吸收国外刑事立法成功范例和刑事司法的有益经验。

关于刑法立法完善的方向，高先生认为同样应当注意把握四个方面：一是在刑法的打击锋芒上，应着重于惩治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二是在定罪量刑的基础上，应当由行为社会危害性中心论，转向以行为社会危害性为主、兼顾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三是在刑罚制度上，应由较严厉的和较封闭的刑罚，适当地向缓和开放的刑罚转变；四是在犯罪的适用范围上，应由只注重国内犯罪，向同时也注重国际犯罪和跨国、跨地区犯罪转变。

而对于司法，高先生非常重视研究刑法分则中的具体问题与司法实务中的疑难问题，形成了具有务实性、前瞻性的研究风格。基于他精湛的专业造诣，他常常受邀参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疑难案件的探讨和司法解释的草拟，每年探讨论证案件达数十件，所参与研究的司法解释包括了盗窃罪、贪污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等罪名的认定以及减刑、假释的规范等。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提出引入判例指导制度解决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脱节问题。对于量刑的规范化，高先生认为，定罪是否准确固然重要，量刑是否适当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两者不可偏废。随着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司法经验的积累，量刑的精确化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予以充分重视。他也提出在条件成熟时应当引入数学量刑法、电脑量刑。

2007 年，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启动量刑规范化改革，无疑印证了高先生早年提出这一建议的前瞻性。

合作交流

身处改革开放的年代，高先生十分注重引领中国刑法学界走向国际舞台。他曾多次出访美、英、德、意、法、奥、日、俄、瑞士、澳、新、荷、比、西、韩、土、埃等国，从事讲学、考察及学术交流，积极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借鉴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1984 年，高先生和中国刑法学界同人参加了国际刑法学协会在开罗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刑法大会。先生晚年回忆这段经历仍称之为“向往已久”，这是中国刑法首次接触国际刑法学协会。

1987 年，受中国法学会的指派，高先生参加了当年 5 月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死刑问题学术研讨会，并在会议期间发表了中国刑法学界对待死刑的主流观点，阐述了中国在防止犯罪问题上的积极成效，这一发言使国际刑法学界对中国刑法刮目相看，当地媒体争相报道。

此外，高先生还专门向时任国际刑法学协会秘书长的巴西奥尼教授表达了中国刑法学界拟申请加入国际刑法学协会的意愿，得到了协会领导的首肯。之后，由中国法学会报请国务院领导批准，中国刑法学界于 1988 年正式加入国际刑法学协会并成立中国分会，这一举措对于中国刑事法学界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先生于 1999 年至 2009 年，连续两届担任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并于 1988 年至 1996 年至 2011 年，先后担任中国分会副主席、主席）。

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于 2004 年在北京与中国法学会共同成功举办了第 17 届国际刑法大会，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对中国刑事法学界走向国际舞台和国际社会刑事法治的进步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009 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办第 18 届国际刑法大会。高先生因连续两届担任协会副主席而需卸任。但因中国分会的地位和高先生的威望，他在卸任协会副主席后随即被协会聘请为名誉副主席。

2015 年 4 月 15 日，当地时间 11 时 30 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第十三届联合国预防犯罪与刑事司法大会会场上，国际社会防卫学会主席路易斯·阿罗约·萨巴特罗将一

项国际性大奖——“切萨雷·贝卡里亚奖”隆重授予高铭暄先生。

国际社会防卫学会设立“切萨雷·贝卡里亚奖”，旨在表彰全世界在刑事法领域为推动实现法治精神与人道关怀作出巨大贡献的贤达之士。高先生的获奖缘于他“在中国基于人权保障与人道主义刑事政策发展现代刑法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的教学研究培养造就了一大批资深学者，他们活跃在各世界知名高校，如今已成长为国际学术界的栋梁之材”。高先生是获得该项大奖的亚洲第一人。

鉴于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和为推动刑法学国际交流所作的杰出贡献，2016年11月22日，日本早稻田大学举行仪式授予高先生名誉博士学位。在早稻田大学130多年的历史中，总共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仅137人。这项殊荣是对高先生在中国刑法学研究以及刑法学国际交流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

在事后举行的庆祝活动上，高先生动情地说，他从事这份职业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使中国刑法学能够早日跻身于世界之林，让世界承认中国刑法学也有其特色和独到之处；在学习西方刑法学的好理论、好经验的同时，要考虑如何消化和应用，归根结底还是要从我们的国情出发，不囫囵吞枣，也不生搬硬套。

高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年轻学子，一定要重视刑法学的国际合作交流，要热心、尽心、耐心，增强勇气、提高底气，既学习他国的长处，又要敢于宣传自己，不卑不亢，达到双赢。

70年前，站在天安门西南侧翘首观看开国大典的学子，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一代学术大家。他是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缔造者，是新中国第一代法学教育家的代表，是新中国建设的“最美奋斗者”，更是学生们衷心爱戴的老师、工作生活的楷模和永远的精神力量。

张晋藩：为祖国而努力，以育才为乐事

来源：教育部官网

又是一个金秋时节。每到此时，张晋藩的记忆总会“溯源而上”，越过岁月的千山万水，来到 75 年前的那个 9 月……

1950 年 9 月 1 日，刚满 20 岁的张晋藩坐在教室里等待分配专业。得知组织上要调他去读“国家与法权通史”研究生，他“心里很是高兴”。他还记得，开学那天，刘少奇同志在典礼上告诉同学们：国家困难的时候，你们在这里学习，国家情况好转的时候，你们要出去工作……所以，诸君一定要努力。

从此，“为祖国努力”成了张晋藩一生的追求。75 年时光流转，今天，荣获“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晋藩，端坐在自己一手创立的蓟门法史书苑会客厅里，身后陈列的，是记录古代法典的一部部古籍、一根根竹简，那是一个古老民族的法律足迹。张晋藩，正是这足迹的守望者，是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和杰出代表。

从教 70 余年，张晋藩为中国法制史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丰富了其学术内涵，填补了不少历史空白。他以确凿史料论证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诸法并存，民刑有分”，打破了西方学者“中国古代只有刑法、没有民法”的偏见，也修正了中国学术界在西方中心论影响下不承认中国固有民法的认识。

早已著作等身的张晋藩做到了“开一方风气之先”，但他最珍视的，还是“老师”这个称谓。他招收培养了第一届法律史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留学生、第一届论文博士生，创建了第一个法律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基地。1984 年，张晋藩招收首届中国法制史博士生，他的学生朱勇的博士学位证书上，赫然印着“001”号。

今天，张晋藩仍然坚守在教学一线，亲自带博士生。每年 9 月，他都会给学院的博士生上大课。70 多年教学生涯，内容早已熟极而流，但是他的学生、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讲师张京凯告诉记者，先生仍会自暑假就开始备课。“先生的每一节课都会形成一篇严谨的讲义，通过重要概念串联起资料和历史脉络，既生动又有说服力。

先生自中年后，深受眼睛黄斑病变的困扰，近年来尤甚，只能通过6倍镜甚至12倍镜工作。但是高倍镜下，工作十分钟以上就会头晕不止，因此先生课上不能板书，他会把重要概念口述给学生，并请学生做成PPT在课上边播边讲。每次讲课，慕名前来‘蹭课’的学生都把教室挤得满满当当”。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院长顾元1999年考入张晋藩门下。20多年间，“先生耳提面命，春风化雨”，让顾元获益良多。

顾元告诉记者，在学校里，张老师的学生“最好认”，因为“带有张老师学术传承的印记”。

“先生常说，法律史学的研究不能一味钻故纸堆，为历史而历史，不能做成‘书斋里的学问’，而应放眼天下，沟通历史与现实，挖掘并阐释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之精髓。”顾元介绍，“先生治学特别强调创新，主张‘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他对学科的卓越贡献，就是在不间断的创新开拓中完成的。我们这些学生也谨记先生教诲，以创新为目标，‘文章不写一句空’，不拾人牙慧，希望能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作些贡献。”

张京凯仍然记得先生指导自己第一次讲课的情景。哪怕对材料掌握得很充分，他仍然无法做到“像先生那样游刃有余，说是讲一个小时，总能正好在一小时处收尾，恰到好处”。先生让他把内容写成讲义，对着镜子练习，“一遍不行两遍”，“讲课不能只靠临场发挥，要讲的内容，必须尽在掌握”。

这样的字斟句酌，是“张门弟子”的必修课。张京凯说，成为先生的博士生之后，每学期总有一段时间十分紧张，那是交论文的日子。“由于眼疾，先生无法长时间伏案修改，但是他有自己的方法——每到交作业的时候，他就让两名博士生到家里，挨个读论文给他听。读到关键处，他会让学生停下来反复读。碰到有的学生论文没写好，遣词造句粗糙，他会提醒学生——要认真、严谨，要建立规范科学的学术思维。然后便逐字逐句反复斟酌，帮其修改。曾有一位学生，论文总是达不到要求，先生就让他像高中生一样每周去家里汇报。他的论文涉及中外比较，中文部分先生逐句修改，外语部分先生求教别的老师，直到改得满意为止。先生带学生，像是古代师带徒一样，手把手教学，拳拳之心令人感动”。

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景良最感慨的是，先生培养学生，首重其德，而后将

“诚、信、智、勤”结合起来。“先生曾引用学者熊十力的话说，‘恶莫大于俗，俗莫偷于肤浅’‘天下唯浮慕之人，最无力量，绝不肯求真知’。在他心里，治史是庄严的事，史料的钩沉辨伪尤不可偷懒、自欺、敷衍塞责”。

“不偷懒、不自满”，这是张晋藩的人生格言。“做学问的人对学问了解越多，学习时间越长，就越感觉自己学识浅薄。如果再给我这么长的时间，我能看多少典籍、简牍啊！我把这些希望都寄托在我的学生身上。”张晋藩满怀情感地对记者说。

回首求学生涯，张晋藩还记得两位授业恩师对自己的影响：“一位是我初中时的老师。少年时，喜欢华而不实的辞藻，一次写游记，我写出两句类似‘临风涕零’的骈句，自己得意非常。发作业的时候却发现，我只得了70分。老师说，少年人要有昂扬向上的生气，不可沉溺萎靡，否则即使文章辞藻优美也无意义。还有一位是我读研究生时的老师——法学家何思敬先生，他既是革命家又是法学家，他告诫我，做学问不能讲条件。在延安时，他翻译《哥达纲领批判》，一盏油灯如豆，在灯下他聚精会神，生怕有错漏，结果完成得很好。新中国成立后，条件好了，他再次翻译《哥达纲领批判》，明亮的灯光下，却把‘金钱铁律’误写成了‘金钱铜律’。可见做学问只与‘认真’二字相关，并不因条件好而有所改变。”

70余年来，张晋藩不忘老师的教导，追随心目中“大先生”的足迹前行。采访中，他欣慰地说：“我迄今培养的100余名博士生，他们或在学术上成为带头人，或在实际工作部门担任要职，无不尽职尽责为党工作，未闻有玩忽职守者。”

桃李芳菲，这是他送给国家的“礼物”，是一位人民教师最大的骄傲！

黄大年：做“大科学” 当“大先生”

来源：教育部官网

夜，深了。在吉林大学地质宫楼前，路过的师生总会不由地抬头，望向 507 办公室的窗口。那扇窗，曾常年透出彻夜不灭的灯火；灯下，是一位静静伏案、潜心科研的学人。他的名字叫，黄大年。

澄澈灯光，照亮了黄大年专注的面庞，照亮了他心中的科学苍穹，也照亮了无数学子的梦想。

2017 年，这灯火，突然熄灭了！年仅 58 岁的黄大年走了，带着他对祖国的无限眷恋，带着祖国对他的深情呼唤……

人们缅怀黄大年，因为，他的生命里赫然刻印着 8 个大字：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黄大年，著名战略科学家、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放弃国外事业、投身祖国怀抱、勇攀科研高峰，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

1977 年，广西南宁青年黄大年脱颖而出，胸怀“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的擎云之志，考入原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系（现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

东方风来满眼春。1992 年，黄大年作为公派留学生，赴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科学系攻读博士，毕业后返回母校。不久，经单位同意，他再赴国外从事研究。十几年打拼，黄大年在海外生活优越。2009 年，黄大年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母校全职任教，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等待他的，是火热的科研探索。

2009 年，作为我国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第九分项“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的首席科学家，黄大年以吉林大学为中心，组织全国优秀科研人员数百人，开启了深部探测关键装备攻关研究。

2010 年，“十二五”“863”计划项目“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酝酿实施，黄大年成为项目领军人物。

.....

在他的感召下，人工智能专家王献昌、汽车工程专家马芳武、智慧海洋专家崔军红等多位海外学者加入吉林大学，黄大年开始擘画一幅宏大的吉林大学交叉学部蓝图——实现深地、深海、深空等领域的交叉融合，以大学科支撑大科学，以大科学带动大学科。

这位战略科学家无比清楚：发展大科学、建设大学科，最紧缺的就是人才！而他倾尽心血，坚定地成为为后学登攀的擎灯者。

那束灯火里，有忘我奉献的师者之爱。

2013 年，获得保研机会的本科生乔中坤，忐忑地敲开黄大年办公室的门。深入交流后，黄大年说：“欢迎加入我们团队！跟我做科研很累很苦，但一定很值得！”

入学没多久，乔中坤便体会到了什么叫“很累很苦”，“拼命黄郎”果然人如其名——

他要求学生写读书报告，出差途中会在机场、车站、开会间隙逐页批改，抽空还和学生视频连线，谈感受、挑不足、提建议。

他会定时到教研室“查访”，给学生讲清技术的来龙去脉，边讲边在纸上勾勾画画，那些灵动跳跃的数字、线条和公式，激发着学子的灵感。

他注重实践调研，带着学生进工厂、访企业、野外勘察，鼓励学生到现实中找痛点、抓关键、研究真问题。

2010 年，黄大年担任“李四光实验班”班主任。这位 24 个本科生的“大家长”，想尽一切办法在学生心里埋下探索未知的种子。

在生命最后时刻，黄大年放心不下的，还是他深爱的学生。

黄大年纪念馆里，一张照片引人驻足：他盘坐在病床上，俯首为“李四光实验班”学生王泰涵讲题，埋着针管的手肿胀，仍握笔书写。想起当时的情形，王泰涵红了眼眶。他记得，那是 2016 年 12 月，老师病重住院的第二天，便把自己叫到医院。“来！前几天还剩两道题没给你讲完，咱们继续！”黄大年虽爽朗地笑着，但王泰涵已然感觉到，老师微微颤抖，不时喘着粗气。

“就在那之前几天，老师刚出差回来就给我们答疑。我们都知道他身体很不好，6 天前甚至晕倒在飞机上。等他讲了两道题，我劝他赶紧休息，这才停下来和我约定时间，准备再讲剩下的题目。”王泰涵说，“黄老师永远不知疲倦，永远热诚温暖。他就

是我们心中的一束光、一颗星、一团火！”

那束灯火里，有启智润心的育人智慧。

学生周文月刚读研时，很迷茫。该选哪个研究方向，从哪里着手，什么办法好用？

黄大年看出她的忧虑：“你本科论文写的是航磁补偿相关内容吧？挺扎实！可以从这个角度切入试试。”在老师的引导下，周文月一步步摸索，逐步把研究方向聚焦在航空物探领域。

得知她有出国深造的计划，黄大年给她推荐国际期刊，鼓励她参加国际会议，创造机会让她与国外专家交流……

“黄老师始终强调掌握国际前沿、打开学术眼界的重要性，不断要求我们做‘出得去、回得来’的科学家。”现在，周文月已从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归来，继续在航空物探方向潜心钻研。

在黄大年眼中，每位学生都是一块璞玉，教育必须因材施教、精心雕琢。有的学生喜欢编程，他就买来书，手把手教；有的学生动手能力强，他就出钱资助，帮学生考取无人机驾驶证，为进一步研究创造条件……

那束灯火里，有师道相传的赤诚匠心。

如今已是吉林大学教授的马国庆，无法忘怀黄大年第一次来听自己讲课的情景。

“听说黄老师要来，我心里紧了一下：万一露怯了怎么办？不过，我还是壮着胆子把课讲了下来。”

课后，黄大年找马国庆深谈，直言不讳地提出他授课的不足，还谈了自己的经验和想法。经过这一回，马国庆记住了老师提醒的三个点：备好课，言行正，衣着庄重得体。

多年后，学生这样评价马国庆讲课：“您上课特有精神，讲得也透彻！”他一笑：“你们没听过黄老师的课，那才叫真正的好！”

和马国庆一样，乔中坤也选择了教育为志业。现在，他已是浙江工业大学的教师，也学着导师当年的样子带着学生开展调研、搭建场地、召开组会……

2021年，乔中坤和团队完成原子重力仪海上测量工作。那天，无垠的海面泛着粼粼波光，船头的五星红旗迎风舞动，他思绪飞扬，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当晚，我习惯性地给黄老师生前用的微信发送了一条信息，报上喜讯……”。

今天，黄大年的同事和学生如一朵朵奔腾的浪花，携着他未竟的事业，奋力投身于

奔涌的洪流，汇聚成更加澎湃的浪涛。

——科研屡上新高峰。2022 年，从黄大年手中接过的航空重力梯度仪研制项目顺利通过评审，标志我国成为第二个掌握航空重力梯度仪核心技术的国家。

——团队后继有英才。吉林大学专门设立“黄大年班”，更多的“明日之星”，正在这里茁壮成长。18 名博士、26 名硕士、400 余名学科交叉团队成员，为我国实施地球探测计划凝智聚力。

——师者情怀广传扬。2017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同年 7 月，教育部启动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活动，分两批认定了 401 个教师团队，覆盖各学科门类和东中西各省份。

今年 1 月 8 日，是黄大年离开七周年的日子。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纷纷来到 507 办公室，献上馨香花朵。

泪眼朦胧中，那些情深意切的话语，又在耳畔响起：

“你们要好好努力，咱们是在为国家做事情。”

“等你们学成，再汇聚起来，就是未来中国科技的生力军。”

地质宫的“灯火”，会一直点亮，用灼灼动人的光芒，照亮更多学子的人生……